漢書門 類
九四一二 號
三 函
九 架
五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九四一二 號
五 冊
二九八 函
一七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12
冊數	5 (4)	
函號	298	261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晦菴先生語録類要巻第十一

勉齋黄先生門人括蒼葉士龍編次

古今事類

蔡京在政府問人才於族子蔡子應○端明之孫以張直柔對時注擬令子應招之授以門館張至以師禮自尊一日教其子弟學走子弟云從來先生教某門慢行今習走何也張云乃翁作相父敗壊天下相次盜起先殺汝家人惟善走者可脱何得不習家人以爲心風白京京愀然曰此人非病風召與語問所以扶救今日之道及人才可用者張遂言龜山諸人姓名自是京父子始知有楊先生姓名

問横渠觀驢鳴如何文公曰不知他底死着許多

淺草文庫

氣力鳴做甚麼良久卻云也只是天理流行不能自已

鄒志完曰道鄉先生嘗赴貶所到某州劉元承爲太守舟人獲云若載鄒正言不敢取一文錢劉遂揖之元承當蔡京用事時終做好官

横浦語録載張子韶戒殺不食蠏高抑宗相對故食之龜山云子韶不殺抑崇故殺不可抑崇退龜山問子韶周公何如人對曰仁人曰周公驅猛獸放龍蛇滅國者五十何嘗不殺亦去不仁以行其仁耳文公曰此特見其非不殺且猶有未盡須知上古聖人制爲網罟佃漁食禽獸之肉但君子遠庖厨不暴殄天物須如此說方切事情

秦檜初罷相出在某處與客握手夜話庭中客偶及富公事秦忽掉手入内客莫知其故久之方出再三謝客云荷見教客亦莫知所謂扣問乃答云處相位元來是不當起去是渠悔出偶投其機故發露如此趙丞相初亦不喜之及某再入全然若無能趙便喜其收斂不做一聲遂一向不疑之亦不知其如此胡康侯全不見得後來事亦是知人不明又云秦檜之是有骨力措其用之錯或問他何故不就攻戰上做文公曰他是見得這一邊難成功兼秦得之高宗意向亦決不爲戰討○客謂富公孫直柔

周故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于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文公是年正旦書於

藏書閣下東楹

張以通問向在黃巖見顔魯公的泒孫因事到官持魯公告勑五七通末皆魯公親書以黄紙爲之此義如何曰魯公以能書名當因自取書之只用印文亦不足疑本朝蔡君謨封贈其祖告勑亦自書之盖其以字名人亦樂令其自寫也

王介甫嘗作一篇兵論在書院中硯下是時已參政劉貢父見之值客直入書院見其文遂言庚官見執政不應直入書院且出少頃廳上相見王問劉近作劉遂將適間之文意換了言語荅他王大不樂退而碎其文王盖謂我說之不奇故如此然江西人好拗

張子韶人物甚偉在高宗時除講筵嘗有所奏陳上云朕只是一箇至誠張奏云陛下對羣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不知如何上云亦只是箇誠又問對宫嬪時如何上方經營荅語間張奏云只此便是不誠時高宗容諫故臣下得以盡言張侍郎一生學佛此是用老禪機鋒

晋元帝祖逖越河所向震動王導便戴若思監其軍遂無成矣紹興初岳飛軍已向汴都秦檜從中制之又建炎初宗澤留守東京招徠羣盜數百萬使一舉而取河北數郡當時事即可整頓乃爲汪黃二相所制快快而死京師之人莫不號慟於是羣盜四出爲山東淮南劇賊

文公病足卧息書樓下吟詠古栢行三數遍棄味道侍立文公云偶看中興小記載勾龍如淵入

爭和議時言詰者果有此言如何夾持前進以取中原最可恨者初來魏公既已勉車駕到建康當紹興七年時金主已篡高慶裔粘罕相繼或誅或死劉豫見疑於金二子又大敗而歸北方更無南向意如何魏公纔因呂祉見黜趙丞相忽然一旦發回蹕臨安之議一坐定着竟不能動不知其意是如何因太息久之云爲大臣誤國一至於此自今觀之大爲可恨若在建康則與中原氣勢相接北面顧瞻則宗廟父兄生靈塗炭莫不在目雖欲自已有不能自已者惟是轉臨安南北聲迹寖遠上下宴安都不覺得外面事事變之來皆不及知此最利害方建康未回蹕時胡文定公方被召沿江而下將至闕車駕已還臨安遂稱疾轉去看來若不在建康也是徒然出來做得甚事是時有陳無玷者字筠叟在荊鄂間爲守聞得車駕還臨安即令人齎錢酒之屬往接胡文定吏人云胡給事赴召去多日兼江面闊船多如何去尋得守云江面雖闊都是下船你但望見有逆水上來底船便是胡給事船已而果然當時講和本意上不爲宗社下不爲生靈中不爲息兵待時只是怯懼爲苟歲月計從頭到尾大事小事無一件措置得是當然到今日所以長久安寧者全是宗社之靈看當時措置可驚可笑

文公因言陳同父上書乞遷都建康而曰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古之人何嘗要安居今宮室

臺榭妃嬪媵嬙之盛如此如何動得初高宗本遷都建康了却是趙忠簡打疊歸來盡初間金人入冠羣臣勸請高宗避之忠簡力勸得高宗躬往撫師行至平江而止繼而淮上諸將相繼獻捷趙公得人望正在此時已而欲返臨安適張魏公來遂堅勸高宗徑往建康及淮師失律趙公荒窘急勸請高宗移歸臨安自此遂不復動矣看趙忠簡後來也無奈何其勢只與金人講和是時已遣王倫以二十事使金約不稱臣以濁河爲界此便是講和了後來秦檜力排趙公遂以不肯講和之罪歸之使萬世之下趙公得令其名者乃檜力也

施全刺秦檜或謂岳侯舊卒非是蓋舉世無忠義這些正義忽然自他身上發出來秦檜引問之曰你莫是心風否曰我不是心風舉天下都要去殺金人你獨不肯殺金人我便要殺你

文公傷時世之不可爲内歎曰忠臣殺身不足以存國讒人構禍無罪就死後人徒爲之悲痛奈何劉莘老死亦不明今其行狀似云死後木匣取其首或云服藥皆無可考國史此事是先君修止云劉摯梁燾相繼死嶺表天下至今哀之靖康之禍使元城了翁諸人在亦了不得伯謨亦心腹潰了

某嘗謂士大夫不能盡忠言於壽皇真爲自負蓋壽皇儘受人言未嘗有怒色但不樂時止與人分疏辨析耳

坡公作温公神道碑叙事甚略其作富公碑甚詳温公是他已爲行狀若富公則異是富公在朝不甚喜坡公其子弟求爲此文恐未必得而坡銳然許之自今觀之盖坡公欲得此爲一題目以發明已意耳其首論富公使北事豈苟然哉盖坡公因熈寧元豐間用得兵來狼狽故假此說以發明其議論爾　又曰富公使北之策自知其下但當時無人承當故不得已而爲之耳非其志也使其道得行如所謂選擇監司等事一一舉行則内治既強遠人自服有不待於此矣今乃增幣通和非正甚矣

魯叔問温公薨時程子以郊禮成賀而不弔如何曰這也可疑或問賀則不弔而國家事體又重則不弔似無可疑曰便是不恁地所以蘇東坡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聞歌則不哭且如早作樂而暮聞親屬緦麻之戚不成道既歌則不哭這箇自是一脚長一脚短以某觀之是伊川有些過處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不成道辭亦當三又如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天下事自是恁地稱停不得

問靖康之禍若得如前輩之賢者一兩人莫可主張否文公曰也難主張胡文定謂龜山使當時早用其言也須救得一半這說得極公道

歲旱時壽皇禁中祈雨有應一日引宰執入侍劉恭甫奏云此固陛下至誠感通然天人之際其近如此若他事一有不至則其應亦當如此願

陛下渉加聖慮則天下幸甚恭甫斯語頗得大
臣之體

沈公雅言趙丞相鎮靜德量之懿而諳練事機則恐不逮秦公張子功以爲不然且曰壽在都司日忠簡爲相有建議者公必計曰如是則利在上而害在民如是則害在上而利在民今須如此行則利澤均而公私便至秦公則僚屬九有關白默無一言退而屬諸吏事出皆吏輩所爲而非復前之所擬矣

孝宗晩年來極爲和易其因奏對言檢早事天語云檢放之幣惟在於後時而失實只這四字盡得其要領又言經總制錢則曰聞之巧爲名色以取之於民其於天下事極爲諳悉

因論西夏事曰當時事不可曉看來韓范亦無素定基本只是逐旋做去且如當時覆軍殺將這下方且失利他之勢甚張忽然自來納欵求和這全不可曉後來不久元昊遂死不知他不死數年又有甚姦謀大未可知且如當時朝廷必欲他稱臣遂使契冊號令之契冊方自以爲功朝廷亦未有所勵又郤二國自相侵陵不爾則當時又須費力大抵西人勇健喜鬭三五年必一次爲邊害本朝韓范張魏公諸人皆只是一箇秀才於這般事也不大段會只是被他忠義正當故做得恁地

孝宗甚英武劉共甫奏事便殿嘗見一偶馬在殿庭間問王公明公明曰上萬機之暇即跨之以

習騎射故也
何一之萬少年習著數論其間有一說云是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當國以來廟議主於安靜凡有建明皆以生事目之馴致後來天下弊事極多此說甚好且如在仁宗朝是甚次第時節國勢却如此綏弱事多不理得英宗即位已自有性氣要改作但以聖躬多病不久晏駕所以當時謚之曰英及神宗繼之性氣越緊尤欲更新然天下事難得恰好又撞着介甫來承當所以如此作壞文公又曰介甫變法固有以召亂後來又都不別去整理一向放倒將去亦無緣治安

神宗理會得文字極喜陳殿院師錫之文嘗於太學中取其程文閱之每得則貯以錦囊及殿試編排卷子奏御時神宗疑非師錫之文從頭閱至中間見一卷子曰此必陳師錫之文也寘之第三已而果然

問初本朝建國何以不都關中曰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重河左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近東獨有函谷關一路通山東故可據以爲險又關中之山自西而東若橫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橫山皆黃石山不生草木及本朝則自橫山以北盡爲西夏所有河山之固與吾共之反據高以臨我是以不可都也至神宗銳意欲取橫山蓋得橫山則可據高以臨彼然取橫山之要又在求洛故求洛之城夏人以死爭之我師

大敗時神宗聞喪師六慟聖躬由是不豫又
曰方神宗初即位富鄭公爲相問爲治之要鄭
曰須是二十年不說着用兵二字此一句便與
神宗意不合已而擢用介甫首以用兵等說稱
上旨君臣相得驟甚時建昌軍司户姓某上平
戎策介甫力薦之初爲秦鳳路經略司幾宜後
爲通遠軍一戰而復熙河捷書聞上大喜解白
玉帶以賜介甫賞其知人又加爲龍圖閣待制
以爲熙河帥紐於一勝之後廟論一意主於用
兵三敗至於永洛極矣永洛之敗徐禧死之禧
師川之父魯直之妹夫也

范文正爲開封府爲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
速次序曰某爲超遷某爲左遷如是而爲公如
是而爲私意頗在丞相呂夷簡夷簡不樂由是
落職出之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
元昊方犯邊乃以范爲經略西事公亦樂爲之
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
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爲范公神道碑有
驩然相忘得戮力平賊之語公之子堯夫不以
爲然乃刊去之歐公聞之甚不樂也范公平日
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爲已任既爲呂公
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況公嘗自謂平生無
怨悪於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
規模廣狹與乃公不能無間

熙寧三舍法李定所定崇觀三舍法蔡京所定胡
德輝瑗嘗作學記謂學者所以學爲忠孝也今

欲訓天下士以忠孝而學校之制乃出於不忠
不孝之人不亦難乎
問龜山出處曰蔡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
憂其從子應之自興化來因訪問有甚人才應
之愕然曰天下人才盡在太師陶鑄某何人敢
當此問京曰不然覺得目前盡是面諛脫取官
職去做底人恐山林間有人才欲得知應之曰
太師之問及此則某不敢不對福州有張舉柔
直者抱負不苟時適到部京遂賓致之爲塾客
即入書院與柔直傾倒因訪策焉柔直曰今日
救時已是遲了只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龜山
自此方有召命柔直後守南劒設方略以拒范
汝爲全活一城甚得百姓心其去行在所也買
花梳雜碎之物不可勝數使者莫測其意後過
南劒老稚迎拜者相屬于道柔直一一拊勞之
且以所置物分惠至今廟食郡中柔直與李丞
相伯紀厚善其卒也丞相以詩哭之云中原未
恢復云何喪斯人
羅秘丞日録云柔直嘗知鼎州秘丞罷舒州士曾
避地於鄉之石牛寨與之素昧平生時方道便
柔直入湖南乃寄詩存問云昔聞避世門金馬
何事標名寨石牛千里重湖方鼎沸可能同上
岳陽樓則其汲汲人物之意亦可見矣
建炎間勤王之師所過恣行標掠公私苦之有陳
無玷者作其縣宿戒邑人各備器械候聞鐘聲
則人執以出後其所居相比排列未幾勤王之

師入縣將肆縱橫之狀即命擊鍾邑人聞之如其戒以出師徒見其戈戟森列不虞有備相顧失色整師而過秋毫無犯邑德之

渡江初一番講和金人以河南之地歸我未幾敗盟大舉入寇秦檜知大恐問朝士計策張巨山嵲徽誦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檜異之獨留巨山問適間之語巨山曰天下之事各隨時節不可執泥曩者相公與金和者時當講和也今金人輙敗盟則曲在彼我不得不應亦時當如此耳因爲畫策召諸將爲攻戰之計秦大喜即命巨山爲奏藁倉卒不子細起頭有句云伊尹告成湯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遂急書進呈會之又喜遂播天下決策用兵已而劉信叔顯昌大捷金人遂退檜復專其功又大喜亟擢用巨山至中書舍人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一聯云成湯爲太甲宣聖作周任又建寧范汝爲猖獗士人如歐陽穎士施逵吳琮皆從之又有陸堂謝尚有鄉曲之譽賊言使二人來招我等降矣朝廷遣之賊拘繫久之遂爲賊用賊破歐吳皆誅死陸謝施逵以檻車送行在至中途逵謂二人曰吾輩至必死曷若自裁逵乃令人爲藥三九大小形色一同一乃無毒者逵先取服之餘二人服即死逵至行在歸罪二人理官無所考證從末減但編置湖南中途又逃去或爲行者或爲典庫藏後望淮去扯走降金改名宜生登僞

科擢用甚峻逆亮犯淮時猶爲之奉使此來時邵武黃尚書通老爲館伴黃幼輿施同筆研雅相好至是不欲見其人以疾辭遂改命張子公宜生猶問子公通老安在子公以實對欲扣虜中事不可得時因登六和塔子公領客宜生先登亟問之曰奉使得無首丘之念乎宜生曰必來言方終而介使繼至宜生色爲之變既歸即爲金所誅

逆亮臨江朝臣震怖各津遣其家屬他走亮退家在都城者惟左丞相陳公康伯起居郎黃公中二人而已時高宗懲維揚之禍故百官搬家者皆不同

戴少望云洪景盧楊廷秀爭配享俱出可以無黨

曰不然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某嘗謂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做一邊非底做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辯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也

今之學規非胡安定先生所定者自仁宗皇帝置州縣學取湖學規矩頒行之湖學之規必有義理不如是之陋也如第一條謗訕朝廷之類其出於蔡京行舍法之時有所改易乎當時如節孝先生爲楚州教官乃罷之而易其黨大抵由

本朝經王氏及蔡京用事後舊章蕩然可勝歎哉

晦菴先生語録類要卷第十一

晦菴先生語録類要卷第十二

勉齋黄先生門人括蒼葉士龍編次

文公曰主簿之職亦大有事縣中許多簿書皆當管其向爲同安簿許多賦税出入之簿某逐日點對僉押以免吏人作弊

文公一日與諸生說下梢去仕宦不可不知須是有旁通簿逐日公事開項逐一了即句之未了須理會教了方不廢事

理却是心之骨這骨子不端正少間萬事一齊都差了如一箇印刋得不端正看印在甚麼所在千箇萬箇都喎斜

在法屬官自合每日到某廳共理會事如有不至

者有罪這般法意是多少好某嘗説作縣訟牒頗多自有箇處置每聽詞狀集屬官都來列位於廳上看有多少均分與之各自判去到着到時亦復如此若是眼前易事亦各自斷去若有可疑等事便留在集衆輕重斷去無有不當則獄訟如何會壅滯此非獨長官省事而屬官亦各欲自效兼是初官如簿尉使之決獄聽訟亦是教誨之意也

某在漳州豐憲送下狀如雨初亦隨事斷幾件後覺多了恐被他壓倒了於是措置幾隻厨子在廳上分了頭項送下訟來即與上簿合索案底自入一厨入案已是自入一厨一日集諸同官各分幾件去定奪只於廳兩邊設幕次令逐項敘來歷末後擬判候食時只就郡廚辦數味食同坐食訖即逐人以所定事較量初間定得幾箇來自去做文章不説着事情某不免先爲畫一樣子云某官今承受提刑司判下狀係某事一甲家於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計幾項乙家於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計幾項逐項次第寫令分明一甲家如何因甚麼事爭起到官乙家又如何來解釋互論甲家又如何供對已前事分明了一某年某月某日如何判一某年某月某日某家於某官訴某官又如何斷以後幾經番訴並畫一寫出後面却點對以前所斷當否或有未盡情節擬判在後如此了却把來看中間有擬得是底並依其所擬斷決合追人

便追人若不消追人便只派其所擬申提刑司
去有擬得未是底或大事司疑却合衆商量如
此則事都了亦無壅滞

胥吏沉滞公事邊求於人不可無術以防之要在
嚴立程限他限日到自然苦苦要索不得做守
令有可以白干沉滞底事便是無頭腦須逐事
上簿逐事要了始得某爲守一日詞訟一日着
到合是第九日詞訟某却罷了此日詞訟明日
是休日今月便刷起一旬之内有未了事一齊
都要了大抵做事須是令自家常閑吏胥常忙
方得若自家被他文字來叢了討頭不見吏胥
便來作幣做官須是立紀綱紀綱既立都自無
事某每到官即以此法曉諭定要如此如諸縣
發簿暦到州亦使磨審底磨得子細審底審得子
細初間吏輩以爲無甚緊要在潭州押下縣簿
付磨筭司及審計司限到三兩日却不見到根
究出乃是交點司未將上即持决兩吏後來每
每如限雖欲邀索也不敢遷延縣道知得限嚴
也不敢邀索如此等整頓幾件自是省事此是
大綱紀

某爲守如遇支給官員俸給須先示以時日到此
日只要一日支盡更不留未支這亦防邀索之
幣看百幣之多只得嚴限以促之使他大段邀
索不得

勉齋問曰有繼母不恤其前妻之子父爲其任其
子貧窶不能自活哀鳴于有司有司以名分不

便只得安慰而遣之竟無如之何曰這般所在當以官法治之也須是追後母責戒勵若更離間前妻之子不存活他定須痛治因云程先生謂舜不告而娶舜雖不告堯當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王法添之而已又云昔爲浙東倉時紹興有繼母與夫之表弟通遂爲接脚夫擅用其家業恣意破蕩其子不甘來訴初以其名分不便却之經趯至數十里外其情甚切遂與受理委曲敬仲敬仲深以爲子訴母不便其告之曰曾爲其父思量否其父身死其妻輒棄背與人私通而敗其家業其罪至此若不與之根治則其父得不銜冤於地下乎今官司只得且把他兒子頓在一邊渠當時亦以爲然後竟拖延畢竟他終不以爲然其後去官想休了初追之急其接脚夫即赴井其有罪盖不可掩

其人爲太守當見客日分先見過客方見同官及寄居官人問其故曰同官有稟議待商量區處頗費時節過客多是略見即行若停軋在後恐妨行色此事可法

禮書已定中間無所不包其欲作一科舉法今之詩賦實爲無用經義則未離乎說經但變其虛浮之格如近古義直述大意遂立科取人以易詩書爲一類三禮爲一類春秋三傳爲一類且如子年以易詩書取人則此前二年舉天下皆習此三經卯年以三禮取人則前此二年舉天下皆理會此三禮午年以春秋三傳取人則前

此二年又舉天下皆理會此春秋三傳如易詩
書稍易理會故先用此一類取人如是周而復
始其每舉所出策論皆有定所如某書出論某
書出策如天文地理樂律之類皆指定令學習
而用以爲題業味道云此法若行但恐卒未有
考官文公曰須先令考官習之
今朝廷盡力養兵而兵常有不足之患自兵農既
分之後計其所費知是無日不用兵也
文公因説慢令致期謂之賊云昔在同安作簿時
每點追稅必先期曉示只以一幅紙截作三片
作小榜徧貼云本廳取幾日點追某鄉分稅仰
人户鄉司主人頭知悉只如此到限日近時納
者紛然此只是一箇信而已如或違限遭點定
斷不恕所以人怕
今人説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憐憫而不知
被傷之人尤可念也且如刼盜殺人者人多爲
之求生殊不知死者之爲無辜如此則是知爲
盜賊計而不爲良民地也若如酒稅僞會子及
飢荒爲盜之屬猶可以情原其大小輕重而處
之
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善惡是非
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
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
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
不輕某在長沙治一姓張人初不知其惡如此
只用所犯追來久之乃出頭適有大赦遂且與

編管後來聞得此人爲惡不可言又兵平白地打殺不問門前有一木橋販者自橋上過以拄杖拄其橋必捉來吊縛此等類甚多若不痛治何以懲戒公等他日仕宦不問官大小毎日詞狀須置一簿帯字號録判語到事亦作一簿發放文字亦作一簿毎日必勾了號要一日内許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辨又作一簿記未了事日日檢㸃了方不被人瞞了事今人只胡亂隨人來理會來與不來都不知豈不誤事

文公因言耿守作浙漕時有一榜在客位甚好説用攷課之法逐州縣官不許用援有績可攷自發薦章如攷課在上挾貴者即降從次等

有人言賑濟利害文公因曰今賑濟之事利七而害三則當冒三分之害而全七分之利必欲求全恐併與所謂利者失之矣

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議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鬨然成紛擾卒未已也至於大家且假借之故子産引鄭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

問程正思言當今守令取民之弊渠能言其弊畢竟無策就使臺官果用其言陳於上前雖戒敕州縣不過虚文而已文公曰今天下事只礙箇失人情便都做不得蓋事事只有一箇是非今朝廷之上不敢辨別這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逆上意上亦不欲忤宰相意今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擇其不敢言之甚者爲臺諫習以成風如何做得事

今日之法君子欲爲其事以拘於法而不得騁小人却徇其私敢越於法而不之顧

姚崇擇卜道使患未得人范淳夫唐鑑貶之唐鑑議論大段好欠商量處多范文正富文忠當仁宗時條天下事亦只說擇監司爲治只此是要

方今朝廷只消置一相三叅政兼六曹如吏兼禮戸兼工兵兼刑樞密可罷如此則事易達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擇具寮今銓曹注擬小官繁劇而又不能擇賢須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每道仍只用一箇監司學者因舉陸宣公之言以爲豈有爲臺閣長官則不能擇一二屬吏爲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寮文公曰此說極是當時如沈既濟亦有此說之意

或問井田封建如何曰亦有可行者如有功之臣封之一鄉如漢之鄉亭侯田稅亦須要均則經界不可不行大綱在先正溝洫又如孝弟忠信人倫日用間事播爲樂章使人歌之倣周禮讀法徧示鄉村聚落亦可以代今粉壁所書條禁

馬子嚴見文公言近有人作假書請托公事者曰收假書而不見下書之人非善處事者舊見吳提刑逵公路當官凡下書者須令當廳投下却將書於背處觀之觀畢方發付其人令等回書前輩處事詳密如此 又某當官時有人將書來者亦有法以待之須是留其喫湯當面折書若無他方令其去

李椿年行經界先從他家田上量起今之輔弼能有此心否

問今之神祠無義理者極多若當官處於極無義理之神祠雖係敕額凡禱祈雨之類不往可否文公曰其當官所至須理會一番如儀案所具合禱祠神祇有無義理者使人可也

或問爲政者當以寛爲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爲本而以寛濟之曲禮謂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爲寛則非也

有一朋友作宰通監司等書先說無限道理陳公亮作帥謂之曰若要理會職事不須如此迂闊其以爲名言

今人說寛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謂壞了這箇寛字文公因說劉子澄好言家世曰某在南康時有一子弟騎馬踏損人家小兒某訊而禁之子澄以爲不然某因講西銘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爲政且要主張這一等人遂痛責之大抵人不可有偏倚處

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爲法官更相循習以寛大爲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之假法以求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

法者愈衆雖曰仁之適以害之
某南康臨罷有躍馬于市踏小児將死某時在學
中令送軍院次日以屬知録晩過廨舎知録云
早上所賴已栲治如法某既而不能無疑於其
說回至軍院則其冠屨儼然初未嘗經栲掠也
遂將吏人及犯者訊次日吏人杖脊勒罷偶一
相識云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
係豈可寛弛若云子弟得躍馬踏人則後日將
有甚於此者矣況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
善良折挫豪横乃其職也縦而不問其可得耶
後某罷諸公相餞於白鹿某爲極說西銘民吾
同胞物吾與也一段今人爲秀才者便主張秀
才爲武官者便主張武官爲子弟者便主張子

弟其所陷溺一至于此時文公因出謁回取吏
杖之譙樓下云
呉茂實云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爲威也
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惟不任刑罰則
所謂號令者徒掛墻壁耳與其不遵法以梗吾
治孰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
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
忍爲心○言經界及此
爲守令第一是民事爲重其次則便是軍政今人
都不理會
因論監司巡歴受折送曰近法自上任許一次受
學者曰看來亦只可量受文公曰某在浙東都
不曾受

黄勉齋言辛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只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閉糴者配文公曰這便見他有才此八字若做兩榜便亂道又曰要之只是麄法

銓擇之法只好京官付之監司選人付之郡守各令他隨才擬職州申監司監司申吏部吏部長吏審察聞奏下授其職却令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又何患其不得人

陳亮同父謂今要得國富兵強須是分諸路爲六段六曹尚書領之諸州有事只經諸曹尚書奏裁取旨又每一歲或三歲使一巡歷廉幾下情可達文公曰若廣中西川之類使之巡歷則本曹必有廢弛之患陳曰劇曹則所領者少若路遠則兵工可爲也文公曰此亦是一說

監司薦人後犯贓罪須與他鐫三五資正郎則降爲員郎員郎則降爲承議郎以下若已爲侍從或無職名可鐫則鐫其俸或一郊不與奏薦如此方始得他痛恁地也須怕今都不損他一毫

前輩説話可法某嘗見吳丈公路云他作縣不敢旬假一日假則積下一日事到底自家用做轉添得繁劇則多踈率不子細豈不害事

恢復之計須是自家喫得些辛苦少做十年或二十年多做三十年豈有安坐無事而大功自致之理哉

某嘗謂恢復之計不難惟移浮靡不急之費以爲養兵之資

壽皇合下若有人夾持定十五六年做多少事其甫再爲潭帥律己愈謹馭吏愈嚴某謂如此方是

今諸路帥臣只曾作一二任監司即以除之有警則又欲其親督戰士此最不便萬一爲賊所虜爲之奈何彼固不足恤失一帥其勢豈不張大前輩謂是祖宗用帥取以二路一是曾歷邊郡一是帥臣子弟曾諳習邊事者此最有理或謂戎幕宜用文臣三四員此意亦好盡經歷知得此等利害向後皆可爲帥然必須精選而後任不可泛濫也

某嘗謂今做監司不如做州郡做州郡亦如做一邑事體却由自家監司雖大於州州雖大於邑然事都被下面做翻了上面如何整頓

蜀遠朝廷萬有餘里擇帥須用嚴毅素有威名足以畏壓人心則喜亂之徒不敢作矣

爲税官若是父兄宗族舟船過只得稟白州府請別委官檢税豈可直拔放去所以祖宗曾立法許相回避又曰臨事須是分毫莫放過如某當官或有一相識一親戚之類如此越自分明不肯放過

屯田須是分而屯之統帥屯某州總司屯某州漕司屯某州屯田即以户部尚書爲屯田使使各考其屯之多少以爲殿最則無不可行者今則不然每欲行一文字則經由數州僉押各相牽制事何由成

吾輩今經歷如此異時若有尺寸之柄而不能爲斯民除害去惡豈不誠可罪耶某嘗謂今之世姑息不得却直須共他理會庶幾善弱可得存立

辛亥歳文公在臨漳正月十三日下學坐定職事講書畢曰郡守以承流宣化爲職不以簿書財計獄訟爲事某自到此未知人物賢否風俗厚薄今已九月矣知得學校底蘊遂欲留意學校採訪鄉評物論延請黄知録見他有恬退之節欲得表率諸生又延請前輩數人入學欲同表率使士人識些向背稍知爲善之方與一邦之人共趍士君子之域仰體朝廷教養作成之美意不謂作之不應弄得來都没合殺了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一邦其責任不爲不重合當自行規矩而今容許多爭訟職事人在學枉請了官物都不成學校士人先要識箇廉退之節禮義廉耻是謂四維而今都寡廉鮮耻了雖能文要何用某雖不肖深爲諸君耻之

或謂諸公論置二大帥以統諸路之帥如何曰不消如此只是擇得一箇人了君相便專意委任他却使之自擇參佐事便歸一今若更置大帥以監臨之少間必有不相下之意徒然紛擾須是得一箇人委任他聽他自漸漸理會許多軍政將來自有調理

論財賦曰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只在二分之中古者刻剥之法如

本朝皆備所以有靖康之亂已前未有池楊江鄂之兵止張宣撫兵某人兵今增添許多兵合當精練禁兵汰其老弱以爲廟兵

胡侍郎言吏人不可使他知我有恤他之意此說極好又曰小𠨨可恤大不可恤

勉齋言廖子晦作宰不廷參當時忤了上位但此一節最可服曰廷參底不是然待上位來爭到底時也不是

黄仁卿將宰萬安論及均税錢曰今說道税不出鄉要之税有輕重如何不出鄉得今若是教税不出州時庶稍均得文公曰税不出鄉只是古人一時間尋得這説去防那一時之弊而今耳裏聞得却把作大說話但只均税錢也未盡須是更均税物方得且如温州納税一錢可以當此間十錢如今須是均那税物又曰往年在漳州県有退税者不是一發退了謂如春退了税後秋又要退苗却不知別郡如何然畢竟是名目多後憑地據某說時而今只是教有田底出米有地底出絹只作兩鈔官司亦作一倉一場如此百姓與官司皆無許多勞攘

三十年一番經界方好又曰元稹均田圖惜乎不見今將他傳來考只有那兩疏却無那圖然周世宗一見而喜之便欲行想見那圖大段好肯見陸宣公奏議後面說那口分世業其纖悉畢盡古人直是憑地用心而今人若見均田圖時也須是只把作鄉司職事看了定是不把作書

讀而今如何得有箇陸宣公樣秀才

文公曰林勲本政書每鄉開其若干字號田田注人姓名是以田爲母人爲子說得甚好

而今史官不相總統只是各自去書書得不是人亦不敢改更是他書了亦不將出來據他書放那裏知他是與不是便是他今雖有那日曆然皆兼官無暇去修得而今須是差六人鎖放那裏教他專一去修方得如近時作那高宗實録却是教一人當一年這也不得且如這一事頭在去年尾在今年那書頭底不知尾那書尾底不知頭都不成文字而今如立傳其常時來看說得詳底又都只是寫那行狀其略底又恰如春秋樣更無本末可攷或有差除去了底這一截又只休了如何地稽考據某看來須合分作六項人管一事謂如刑事便去關那刑部文字看他那用刑皆有年月恁地把來編類便成次序那五者皆然俟編一年成了却合斂來如元年五月一日有某事這一月内事先後便皆可見且如立傳他那日曆上薨卒皆有年月在這當印板行下諸州索那行實墓誌之屬來却令運司更即差一人督促史院却去督促運司有未到底又劄下去催來恁地便編得成箇文字而今實録他門也是將日録做骨然却皆不曾着實用心有時考不得後將一牒下州縣去討那州縣不成也不管恁地如何解有理會

一朋友言某官失了抄薄曰此豈可失了此是根

本無這箇後如何稽考所以周公建官便皆要那史所謂史便是掌管那簿底

今丗産賦百弊砧基簿只人户私本在官中本天下無一處有税賦本末吏無可稽尋處

福建賦税猶易辨浙中全是白撰横斂無數民不聊生丁錢至有二千五百者由此人多去計會中使作宫中名字以免税向見辛幼安説糞船亦插黄旗子某初不信後提舉浙東親見其事嘗有人充保正來論某當催秋税某人當催夏税某怪之以爲催税只一般何爭夏税從而問之乃知秋税苗産有定爲是催夏税是和買絹最爲重苦盖始者一定官支得六百錢後來變而今人先納絹後請錢已自費力了後又無錢可請只白納絹今又不納絹只令納價錢其數又重催不到者保正坐之一番當後則爲之困矣故福建不如江西江西不如江東江東又不如浙東浙東又不如浙西浙西越近都越不好

某嘗謂而今江浙間除了和買丁錢重處減些少使一家但納百十錢只依而今税賦後放教寛着如此時便是小太平前輩嘗言本朝税輕於什一而今何啻數倍緣上面要許多用今縣中若省解小月椿州府定來打罵某在漳州解發銀子折着星兩運司也發文字下來取被某止知州兩任知州有關陞方得爲提刑又有一節方得爲轉運今仕宦者欲免州縣之勞皆經營六院既爲六院便可經營寺監簿丞爲寺監簿

丞出來便可得州郡他又不肯作郡便欲經營郎官郎官非作郡不得除故又經營權郎官却自權郎經營卿監長貳則已在正郎官之右矣又如法中非作縣不得作郡故不作縣者必經營臨安倅既爲此倅則必得郡更不復問先曾爲縣否也人君深居九重安知外面多曲折窒相雖知又苟且應副親舊若人君得知須與除去這般體列苟不作縣雖爲臨安倅亦不免便權卿監苟不作郡定不得除郎爲卿監者亦須已作郡人方得做不得以寺監丞簿等官權之則人無僥倖之心矣只緣當初立法不肯公心明白留得這般掩頭藏倅底路徑所以使人趨之嘗記歐公說舊制觀文殿學士歷資政殿學士後來改觀文兩學士都歷資政殿學士初議者見任者難爲改動歐公以爲此不難已任者勿改而自今除者始可也以今觀之何須如此將見任者改定又何妨不過焉換數字而已而當時疑慮顧忌如此只緣自來立法建事不肯光明正大只是委曲回護其弊至於今日略欲民之產已自不是民自去買田又更去妝牙税是甚說話古人禁民聚斂今却張官置吏惟恐人不聚斂如此却何以責人廉遜

文公曰某在漳州有訟田者契數十本自崇寧起來事甚難考其人將正契藏了更不可理會某但索四畔衆契比驗四至昭然及驗前後所斷情僞更不能逃者

嘗有官人斷爭田事被其攛了案其官人却來那穿欵處考出

壽皇初要令官户作保保正其時蔣侍郎作保正遂大書保正蔣芾後來此令竟不行

或病訟牒之多曰與他研窮道理分别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别則愈見多事

而今捄荒甚可笑自古捄荒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飢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東邊遣使去賑濟西邊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遂州幾箇紫綾冊子云某處已如何措置某處已如何經畫元無實惠及民因問向來先生措置如何文公曰亦只是討得紫綾冊子更有何策

爲學是自慱而反之約爲治是自約而到其慱

問差役雇役孰優曰互有得失分所謂雇役便者即謂不擾税人然聚浮浪無根着之人在那裏又多害事所謂差役便者即謂税人自顧藉愛惜然其爲之者多有破家蕩産之患蓋緣既作他衙前少間庫厨却教他管他自備這物事以供應官員大有不便如祖宗時却有坊場河渡以補之謂之優重也

客有說社倉訟事曰如今官司鶻突無理會委送官屬不知可否更無分曉某在潭州時州中僚屬朝夕相見却自知得分曉只縣官無由知得後來區處每月版帳錢令自輪次解來當日留住譏以公事又怕他鶻突寫來却爲立下格式

云今蒙使府委送某事如何一某人於某年某
月日於某處理某事某州如何斷一又於某時
於某處再理某官如何斷一某今看詳此事理
如此於條合如何結絕如此人之能否皆不得
而隱

今科舉之弊極矣如鄉舉里選之法此是第一義
今不能行只是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且變着
如今經義格子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一
舉試春秋一舉試三禮一舉試易詩書禁懷挾
出題目寫出注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策
論則試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爲
無益欲革奔競之弊則均諸州之解額稍損太
學之額太學則罷月書季考之法皆限之以省
試獨取經明行脩之人如此庶幾矣

頃嘗欲因奏對言一事而忘之諸州軍兵衣絹或
非本州所有則以上供錢對易於出產州軍最
爲頗擾如潭州舊與信處二州對易每歲本州
爲兩州抱認上供錢若干盡數解納而兩州絹
絕不來太守歲遣書饋懇請恬不爲意或得三
分之一間發到一半極矣然絹紕薄而價高常
恐軍人怨詈喊噪以錢貼支始得無事歲以爲
苦興化取之台州更是回遠此事最不難理會
如漳州不出絹信處二州有之何不令兩州以
所合發納上供錢輸絹左藏只令漳州以錢散
軍人豈不兩便軍人皆願得錢蓋絹價每三千
省而請錢得五千省故也此亦當初立法委曲

勞攘之過改之何妨

自秦置守尉監漢有郡守刺史刺史如今之監司專主按察至漢亦令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吏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來或置或否其嘗說不用許多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刺州縣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官農田判官之類農田專主農田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盜賊刑獄則刺史總之猶重諸判官之權資敘視通判而刺史視太守判官有事欲奏聞則刺史爲之發奏刺史不肯發則許判官自經申御史臺尚書省以分刺史之權蓋刺史之權獨專則又不便若其人昏濁則害貽一路百姓無出氣處故又須略重判官之權諸判官下却置數員屬官如職幕官之類如此則事權歸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得舉刺一路豈不簡徑省事而無侵擾耗蠹之弊乎　問今之主管資格亦視通判文公曰然但權輕不能有所爲只得奉承運使而已若分爲判官俾得專達則其權重而監司亦不敢妄作矣

程子曰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

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

刑之恤哉所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寛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事多減等是乃賣弄條法而受賕者耳初何欽恤之有今之律令謂法不能决者則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爲可生之塗以生之惟獨壽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殺之

而今官員不論大小盡不見客敢立定某日見客某日不見客甚至月十日不出不知甚麼條貫上如此是禮乎法乎可怪不知出來與人相應接少頃有甚辛苦處使人之欲見者等候不能得見或有急幹欲去有甚心情等候欲呑不可欲吐不得其苦不可言此等人所謂不仁之人心都頑然無知抓着不痒搯着不痛矣小官下位嘗被止位如此而非之矣及至他榮顯又自不知矣因言黃漕每日先見過往人客了然後請職事官相見蓋恐幕職官稟事多特過客不能久候故也某在潭州見前後初一十五例不見客諸司皆然某遂破例令皆相見又文公在潭州每日一詣學士人見於學中官員見於府署

平易近民爲政之法

當官文書簿曆須逐日結押不可拖下

前輩檢驗皆有書當官者不可不知○極多様

彭仲剛子復作台州臨海縣理會役法甚善朝廷

措置役法看如何措置終是不公且如鄉有寛狹寛鄉富家多狹鄉富家少狹鄉富家漸漸自足一被應役無不破家蕩産極可怜憫彭計一縣有幾鄉鄉有闊狹其鄉多富家某鄉少富家却中分富家以畀兩鄉令其均平其有不均處則隨其道理遠近分割裨補令其恰好人甚便之雖非法令之所得爲然使民宜之亦終不得不變也

役法所在不同看來只用倍法若産錢若干當爲保正外又計其餘産若干當爲保長若産錢倍多則兩番爲保正如此則無爭又有所在利於爲保正不利爲保長者非通四方之風俗情僞如何了得

今之爲相者朝夕疲精神於應接書問之閒更何暇理會國事世俗之論遂以此爲相業有一人焉略欲分別善惡杜絶干請分諸闕於部中得以免應接之煩稍留心國事則人爭非之矣

某嘗說今世之士所謂巧者乃是大拙無有能以巧而濟者都是枉了空費心力只有一箇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只有一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他費心費力用智用數牢籠計較都不濟事都是枉了

温公作相日有一客位榜分三項云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請以奏牘聞於朝廷某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

賜規正則可以通書簡分付吏人傳入光得內
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理會官職差遣理雪罪
名九千身計並請一兩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
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此皆前輩
做處
有旨令諸縣造船召匠計之所費甚鉅有請教於
張直柔者張曰此事甚易可作一小者計其丈
尺廣狹長短即是推之則大者可知後所費十
減三四○勉齋築城亦先自築一料計其所費亦
用此法

晦菴先生語録類要卷第十二

晦菴先生語録類要卷第十三

勉齋黃先生門人括蒼葉士龍編次

科舉

包顯道言科舉之弊曰如他經尚是就那文義上說最者春秋不成說話多是求言外之意說得不是模樣某謂此皆是侮聖人之言却不如王介甫索性廢了較強文公又笑曰嘗有一人作時變通論皆說要復古至論鄉舉里選却說要須歇三十年科舉後却行要待那種子盡了方行得說得來也是

文公因說舉業笑曰某年少時只做得十五六篇義後來只是如此發解及第人但不可不會作時文及其得也只是如此今人却要求為必得

豈有此理

或問父母責望不可不應舉作時文又有穿鑿之患不審當如何文公曰略用體式而檃括以至理

升舉累人不淺人多爲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乎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

學者以書謁文公有棄科舉之説文公曰今之士大夫應舉干祿以爲仰事俯育之計亦不能免

公生事如何曰粗可伏臘曰更須自酌量

刑法

或問本朝之刑與古雖相遠然也近重如不甚輕役人之類曰也是但律較輕勑較重律是從古來底勑乃是本朝底而今用時勑之所無方且用律本朝自徒以下罪輕古時流罪不刺面只如而今白面編管自唐五代方是黥面決脊如折杖却是自太祖方創起這却較寛

問律起何時曰律是從古來底逐代相承修過今也無理會了但是而今那刑統便是古律下面注底便是周世宗造如宋莒公所謂應從而違堪供而缺此六經之亞文也所謂律者如漢書所引律便是但其辭古難曉如當時數大獄引許多辭便如而今之款引某罪引某法爲斷後本朝便多是用唐法

問五刑不贖之意曰是穆王方有贖法嘗見蕭望之言古不贖刑某甚疑之後來方省贖刑不是

古
問勅令格式如何分別曰此四字乃是神宗朝定
法令時綱領也本朝止有編敕後來命羣臣脩
定元豐中執政安燾等上所定敕令上諭燾曰
設於此而逆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而使彼效
之謂之式禁於未然謂之令治其已然謂之敕
脩書者要當知此蓋神宗天資絶人觀此數語
極是分別得好格如五服制度某親當某服某
服當某時各有限極所謂設於此而逆於彼之
至之謂也式如磨勘轉官求恩澤封贈之類只
依箇樣子寫去所謂設於此而彼效之之謂也
令則條令禁制某事不得爲某事違者有罰之
類所謂禁於未然者敕是已結此事依條斷遣
之類所謂治其已然者格式令在前敕在後則
有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之意令但欲尊敕字以
居前令格式在後則與不教而殺者何異殊非
當時本旨

處變○權變附

蔡季通被罪臺評及文公文公餞別起樓下西序
行數回即中位打坐葉賀孫遂歸精舍告諸友
輔漢卿筮之得小過公弋取彼在穴曰先生無
虞蔡所遭必傷即同輔萬季弟至樓下文公坐
睡甚酣因諸生偶語而覺即揖諸生諸生問所
聞蔡丈事如何曰州縣捕索甚急不曉何以得
罪因與萬正淳說早上所問孟子未通處甚詳
繼聞蔡已遵路防衛頗嚴諸友急往中途見別

文公舟往不及聞祭留邑中皆詹元善調護之文公初亦欲與經營包顯道因言禍福已定徒爾勞擾文公嘉之且云顯道説得自好未知當局如何是夜諸生坐棲下圍爐講問而退後聞祭編管道州乃沈繼祖文字主意誣文公也一日文公往靖安寺候蔡蔡自府乘舟就貶過靖安文公出寺門接之坐僧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所讀參同契所疑扣蔡蔡應荅洒然少待諸人醵酒至飲皆醉文公間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先生醉睡

或問周都豐鎬則王畿之内當有西北之戎如此則稍甸縣都如之何其可爲也文公曰周禮一書聖人作爲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法處聖人須別有權變之道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如何文公曰孔子恐顏淵遇害故有此語顏子荅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顏子謂孔子既得脱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死救之也或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以死在未處難以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説不得

有人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他曰聖人何爲見之曰須磨不磷涅不緇則見之不妨

問父死非其罪子亦可仕否曰不可孫曾如何曰世數漸遠終是漸輕亦有可仕之理但不仕者

正也司仕者權也

儀刑

文公每待行拜謁步速而意專不左右顧及無事須諸生出則徘徊顧瞻緩步微吟

文公有疾諸生省問必正冠坐揖各盡其情略無倦接之意諸生有未及壯年者待之亦周詳

文公病少愈既出寢室客至必見見必降階肅之去必送至階下

諸生夜聽講退不送或有客則降階送之文公於客退必立視車行不復顧然後退而解衣及應酬他事或客方登車猶相面或有以他事禀者不須之或前客纔發車而尚留之客輒有所禀議亦令少待

文公對客語及本監司守將必稱其官

文公有疾不出令諸生入臥內相見云某病此番甚重向時見文字也要議論而今都怕了諸友可自努力全靠某不得

黃直卿勸文公且謝賓客數日以養疾文公曰天生一箇人便須管天下事若要不管須是如楊氏爲我方得某又却不曾去學得這般學

有學者每相揖畢則縮左手袖中文公曰公常縮着一隻手是如何似不是舉止模樣

衣服當適於體康節向溫公說某今日當着今時之服亦未是

文公於父母墳墓所託之鄉人必加禮或曰敵已以上拜之

文公病或勸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雖甚病纔見光亦便要起尋思文字纔稍晚起覺似宴安酖毒便似箇懶惰底人心裏便不安須是早起了却覺心下鬆爽

或人勸文公當此之時宜略從時文公荅之曰但恐如草藥煅煉得無性了救不得病耳

說話須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是非孔子曰聽其言也厲

某尋常莫說前輩只是長上及朋友循循說道理底便不敢說他說得不是且將他說去研究及自家曉得却只說得不是某尋常最居人後又曰某尋常最得此力

每常令兒子門作事只是說大綱與他以爲那小小處置也易曉不須說也得後來做得不滿人意處未有不由那些子不要屈處處走

文公令小童添炭撥開火散亂文公曰可拂斂了我不要人恁地因謂諸生曰此便是燒火之不敬所以聖人教小兒洒掃應對件件要謹某外家子姪未論其賢否如何一出來便齊整緣是他家長上元初教誨得如此只一人外居氣習便不同

警戒○鑒誠附

文公荅呂子約書曰日月下蹉過了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少壯底時日

不可倚靠師友又曰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以得之又曰不可等待又曰須是有頭有尾成

箇物事不可涉其波流即休又曰學者須耐煩
耐辛苦凡是名利之地自家退以待之便自安穩纔要只
管向前便危險

門人有與人爭訟者文公責之曰欲之甚則昏蔽
而忘義理求之極則爭奪而至怨仇

文公謂葉賀孫曰也只是莫巧公卿間有時文之
習易得巧

文公病諸生功夫悠悠曰今人做一件沒緊要底
事也着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
且如學寫字底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
是寫字底道理又如唐賈島學作詩只思推敲
兩字在驢上坐只把手作推敲勢太守出有許

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二字
計甚利害他直得恁地用力所以後來做得詩
亦極是精高吾人學問是大事小事却今悠悠
若存若亡更不着緊用力反不如他做得緊要
可謂倒置諸公切宜勉之

文公因泛言交際之道曰先人嘗有雜録冊子記
李仲和之祖○見居三衢 與包孝肅同讀書一僧
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
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托以他事不
入他日復招飯意勤甚李欲往包公正色與語
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
豈不為他日累乎竟不往後十年二公果相繼
典鄉郡文公因嗟歎前輩立已接人之嚴蓋如

此方二公爲布衣所志已如此此古人所謂言行必稽其所終慮其所弊也或言有爲鄕邑者泛援部內士民如布衣交甚至狎昵後來遇事入手頗有掣肘歟文公曰爲邑長此等事當有限節若脫略繩墨末流之弊必至於此包李之事可爲法也

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熟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亦是這箇人

季繹勸蔡季通酒止其泉南之行蔡決於文公文公笑而不荅良久曰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

文公因問諸生庚甲既而曰歲月易得後生不覺老了

文公曰某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畔無津涯只自恁地硬着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是喫了多少辛苦多讀了書今人卒乍便要讀到某田地也是難要須積累着力方得某今老而將死所望者但欲朋友勉力學問而已

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此兩句只是一項事知耻是由內心以生聞過是得之於外人須知耻方能聞過而改故耻爲重

文公曰某老矣無氣力得說○因病　看也看不得了

行也行不盡了説也説不辨了諸公勉之
文公曰某見今之學者皆似箇無所作爲無所圖
底人相似人之爲學當如救火追亡猶恐不及
如自家有箇光明寶藏被人奪去尋求趕捉必
要取得始得今學者只是悠悠地無所用心所
以兩年三年五年七年相別再來相見只是如
此
三十年前長進三十年後進得不多
財猶賸也近則汚人豪傑之士恥言之
有侍坐而困聽者文公責之李敬子曰僧家言常
常提起此志令堅強則坐得身直亦不昏困才
一縱肆則嗒然頹放矣文公曰固是道家修養
亦怕昏困常要直身坐謂之生腰坐若昏困倒

靠則是死腰坐矣因舉小南和尚少年從師參
禪一日偶靠倚而坐其師見之叱曰得恁地無
脊梁骨小南愼然自此終身不靠坐又舉徐處
仁太宰知北京日早晨會僚屬治事訖復穿秉
會坐設廳上徐多記覽多説平生履歷州郡利
害政事得失及前言往行終日危坐僚屬甚苦
之嘗暑月會坐有秦兵曹瞌睡徐厲聲曰某在
此説話公却瞌睡豈以某言爲不足聽耶未論
某是甚官只論鄉曲亦是公文人行安得如此
叫客將取秦兵曹坐倚子來
問色容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陳才卿因説九容
次早見文公才卿以右手拽涼衫左袖口偏於
一邊文公曰夜來説手容恭公郤如此才卿赧

然急入手鞠躬曰忘了文公笑曰爲己之學有
忘耶向徐節孝初見胡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
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特頭容要直心亦
要直自此更無邪心學者須是如此方得

出夔

問孟子不見諸侯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且如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
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孟子本待要去見他
才見來喚召便稱疾不肯往盡孟子以賓師自
處不可召之也故曰古者不爲臣不見又曰欲
有謀焉則就之又曰迫斯可以見矣皆此意也

或問孔子當孟子時如何曰孔子自有作用然亦
須稍加峻厲又問孔子若見用顏子亦出否曰
孔子君用顏子亦須出來做他次一等人

有一朋友微諷文公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
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文公曰某又不曾上書
自辯又不曾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
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
言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
無以爲君子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
定分及過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
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
得這道理却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
如合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奧底事
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
令人意思不佳

論進以禮退以義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文公曰大抵觀聖人之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
及洒然無累處文中子說天下皆憂吾獨得不
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窮理盡性吾何
疑樂天知命吾何憂此說是
甲寅年孫自脩見文公曰先生難進易退之風天
下所共知今新天子嗣位乃幡然一來必將大
有論建文公笑曰只爲當時不合出長沙在官
所有召命又不敢固辭孫又曰今既受了侍從
職名却不容便去文公曰正爲如此又笑曰若
病得狼狽時也只得去
問龜山何意出來曰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
祿仕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
也然來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爲者只是說没
也然來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爲者只是說没
緊要底事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出嗟閒真能
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不枉既不能然人只是
隨衆鶻突及至欽宗即位爲諫議大夫因爭配
享事爲孫仲益所攻孫言楊某襄與蔡京諸子
遊今衆議攻京而楊某曰愼毋攻拓安○京長子
攸也　一云龜山遂罷又曰蔡京當國時其所收
拾招引非止一種諸般名色皆有及乎淵聖即
位在朝諸人盡攻蔡京且未暇顧國家利害朝
廷若索性貶京過嶺也得一事了今日去幾宮
分司西京明日去幾官又移某州後日又移某
州至潭州而京病死自此一年間只理會得一

箇蔡京這後面光景迫促了金人之來已不可遏京有四子攸絛鞗翛鞗尚主曾以書諫其父徽宗然令京行遣一家弄得不成模樣更不堪說攸翛後被斬是時王黼童貫梁師成輩皆斬此數人嘗欲廢了欽宗故欽宗平日不平之故也後來高宗初立猶未知辯別元祐熙豐之黨故用汪伯彦黃潜善不成人才汪黃又小人中之最下最無能者及趙丞相居位方稍能辯別亦緣孟后居中力與　高宗說得透了

晦菴先生語録類要巻第十三

晦菴先生語録類要巻第十四

勉齋黃先生門人括蒼葉士龍編次

學術

文公曰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偏廢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如温公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

格物二字最好物猶事也須窮格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歩自然寛闊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去皆須體驗得一箇是非

格物二字聖人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有箇天理人欲逐一驗過雖

在靜處須驗箇敬肆敬是天理肆是人欲應處
便驗恭與不恭執事須驗敬與不敬人有專就
寂然不動上理會遇事則七顛八倒有人專就
事上理會於根本上全無功夫須是徹上徹下
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自能由義由義便是居仁
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能義以方外便是敬
以直內

今讀語孟不可便道精義都不是都廢卻須借他
做箇階梯去尋求將來自見得道理知得他是
非方是自己所得處要辯得他似是而非處須
以義理栽培用功久之自能辯得

且窮實理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窮天下之理不
務切己即是遺書所謂遊騎無所歸矣

須培擁本根令豐壯以此去理會學問如三代以
下書古今世變治亂存亡皆當理會

廖子晦言山居頗適讀書罷臨水登山覺得甚樂
文公曰只任閑散不可須是讀書又言上古無
閑民其說甚多不曾記錄大意似謂閑散是虛
樂不是實樂

文公曰學者須是有業次且如讀堯舜典曆象日
月星辰律度量衡五樂五禮之類禹貢山川洪
範九疇須一一理會令透又如禮書冠昏喪祭
王朝邦國許多制度逐一講究今人只做得西
漢以下工夫無人就堯舜三代原頭處理會來
又曰且如做舉業亦須苦心理會文字方可決
科讀書若不苦心去求不成業次終不濟事

問戒謹恐懼以此涵養固善然行之於事所謂開物成務之幾當如何文公曰此却在博文此事獨脚做不得須是讀書窮理又曰只是原頭正發處自正只是這路子上性來

呂伯恭自言少時多愛使性氣纔且使令者不如意便躁怒後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更不復如此

博文約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多則約禮底工夫愈密矣

文公嘗謂輔廣曰且自做工夫學者最怕因循莫說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事亦得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

若有疑且須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待去問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人若除得箇倚靠人底心學也須會長進

後人讀書多於無捉摸處用工某舊日理會道理亦有此病後得李先生說令去聖經中求義某後來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也

初學須是自處於無能遵稟前輩說話漸見實處

大抵中年以後爲學且須愛惜精神如某在官所亦不敢屑屑留情細務正恐耗了精神忽有大事來則無以待之也

要於聖賢語上精加玫究從而分別輕重辯明是非見得粲然有倫是非不亂方是所謂文理密

察自此應事接物各當事幾而不失之過不失
之不及此皆精於義理之效
文公曰須是精攻而躬行之使凢一言一行皆出
乎此理則這邊自重所謂仰不愧俯不怍浩然
之氣亦從是生若用工如此方有進處若如此
進時一齊俱進聖賢見處雖卒未可遽盡然進
進不已隨力量自當有到處
讀書須讀到不忍捨處是方見得真味若讀之數
過略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一書則是於此一
卷書猶未得趣也舊日讀書方其讀論語時不
知有孟子方讀學而第一不知有為政第二今
日看此一段明日更且看此一段看來看去直
待無可看方換一段看久自然洞貫方為浹洽
時下雖是鈍滯便一件了得一件將來却有盡
理會得將若撩東搭西徒然看多事事不了日
暮途遠將來荒壯不濟事舊日見李先生說理
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
釋二字下得極好亦是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
此分明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無事於解借經以通
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
何時得脫然會通也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
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正經幾箇字方好
又曰且如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解有或問看來
看去不用或問只看注解久之又只看正經又
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

矣然不用其許多工夫亦看他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工夫不出

未須理會他經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視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録觀之初用銀硃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矣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則全與元看時不同矣

看文字須虛心玩理今且以小說明之有一人欲學相氣色其師與一串五色絲令入暗中認之云辯得此五色出方能相氣色也看聖人意旨亦是如此精專方得之到自得處不從說來

今之學者本是困知勉行底資質却要學他生知

安行底工夫便是生知安行底資質亦用下困知勉行工夫況是困知勉行底資質

大抵學問須先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荅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能如此

程子說窮理却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理只是理會得多後自然貫通

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爲賢爲聖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爲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
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脩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録詳之

學者須是爲己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一句在明
明德上以此立心則如今端已斂容亦爲己也
讀書窮理亦爲己也做得一件事是實亦爲己
也聖人教人持敬只是須着從這裏說起其實
若爲己後自然着敬又曰學者只是不爲己故
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
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

聖賢事迹一一可考而行若舍六經之外求所謂
玄妙之說則無之

如今要緊只是將口讀底便似身行底說出底便
是心存底

大凡人要說去從師然未及從師之時也須自着
力做工夫及六七分到得聞緊要說話易長進
若是平時不曾用力終是難從頭下手

今須先正路頭明辯爲己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却
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
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
了則讀書雖多爲文日工終做事不得比見浙
間朋友或自謂通左傳通史記將孔子置在一
壁却將左氏司馬遷之文鑽研推尋謂這箇是
盛衰之由這箇是成敗之端反而思之干你身
己甚事你身己有多少底事合當理會有多少
病痛未曾去却來說甚盛衰興亡治亂這箇直

是自欺
學習須只管在心常常習若習得事一定是脫然
通解
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
學不成有多少病在文公曰人便是被一箇氣
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又云聖人發
憤忘食樂以忘憂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是
一刀兩段千了萬當聖人固不在說但顏子得
聖人說一句直是傾腸倒肚便都了更無許多
廣纖纏繞絲來線去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
安否文公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
是學箇恭又學箇安
爲學須是理會到十分是始得如人射一般須是
要中紅心如今直要中的少間猶且不中的若
只要中帖中垛少間却是胡亂發枉了氣力二
百步外去若不曾中的只是枉矢如今且要分
別是非是底直是是非底直是非少間做出便
會是若依希底也喚是便了下稍只是非
須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決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才
力不逮也只做得第四五等人今合下便做第
四五等人說道就他才地如此下梢成甚麼物
事
須是先理會本領端正其餘事物漸漸理會到上
而若不理會本領了假饒你百靈百會若有些
子私意便粉碎了只是這私意如何卒急除得
如顏子天資如此孔子也只教克己復禮其餘

弟子雖不同莫不以此意望之如冉求仲由當初他豈是只要做到如此聖人教由求之徒莫不以曾顏望之無奈他何才質只做到這裏如可使治其賦可使爲之宰他當初也不止是要恁地

學者如本領是了少間如兩漢之所以盛是如何所以衰是如何三國分併是如何唐初間如何興起後來如何衰以至於本朝大綱自可理會若有工夫更就裏面看某之諸生度得他脚手也未可與拈弄許多只是且教他就切身處理會如讀虞夏商周之書許多聖人亦有說兵刑說賞罰只是這箇不是本領曾子臨終叮嚀說及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籩豆之事曾子臨死教人不要去理會這箇夫子焉不學則　常師之有惟是孔子却都曾理會來到孟子　是不說到這細碎上答滕文公喪禮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二項便是大本大原

或問顏子如何克己復禮文公曰公且思量顏子如何心肯意肯要克己復禮自家因何不會心肯意肯去克己復禮這處須有病根先要理會這路頭方好理會所以克之之方須是識得這病處須是見得些少功名利達眞箇是輕克己

復禮眞箇是重　眞箇是不恁地不得
伊川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須學顏子
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文公曰學者要學得不
錯須是學顏子孟子說得麄不甚子細只是他
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會錯認了他
意思若顏子說話便可下手做孟子底更須解
說方得
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
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已是九下了聖
人之所以爲聖也只是好學下問如舜自耕稼
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孔子說禮
吾聞諸老聃云這也學老聃方知這一事
學者言目下且看先生動容周旋以自檢先生所

著文義却自歸去理會文公曰文義即是日下
所行底如何把文義別做一般看若不去理會
文義終日只管相守閑坐如何有這道理文義
乃是躬行之門路躬行即是文義之事實
看文字不可恁地看過便道了須是時復玩味到
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方是自得這箇意思與
尋常思索而得意思不同
文公曰一動一作一坐一立一飲一食都有是非
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飪不
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多食無非天理如
口腹之人則多也食不正也食不時也食失飪
也食便都是人欲便都是逆天理
有道理只管進只管細便好只管見上面只管有

一重方好如一物相似剥一重又有一重又剥一重剥到四五重剥得許多重都盡方見眞實底今人不是不理會義理只是不肯仔細只守着自底便了是是非非一向都没分别

如看道理辨是非又須自高一着方判决得别人説話如堂上之人方能看堂下之人若身在堂下如何看見仔細

凡看文字須要人在裏面猛奓一番要透徹方能得他脱離若只略略地看過恐終久不能得他脱離此心又自不能放下也

自家一身是天造地設已盡擔負許多道理纔理會得自家道理則事物之理莫不在這裏一語一默一靜一動一飮一食皆有理纔不是便是違這理若盡得這道理方成箇人方可以拄天踏地方可無負此生若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生空死空具許多形骸空受許多道理空喫了世間人飰若見得道理世上許多閑物事初没要緊要做甚麽

問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文父曰上面忠信與脩辭立誠便是材科下面知至知終惟有實了方能如此大抵以忠信爲本

忠信只是實若無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見發生若抛箇空殼下在裏面如何會發生即是空道理須是實見得若徒將耳聽過口説過濟甚事忠信所

以爲實者且如孝須實是孝方始那孝之德日
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那弟之德日進一
日若不實却無根了如何會進今日覺得恁地
明日使漸能熟明日方見有一二分後日便是
有三四分意思自然覺得不同立其誠誠依舊
便是上面忠信脩辭是言語照管得到那裏面
亦須照管得到居業是常常如此不少間斷德
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進德是自覺得意
思日強似一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
自見得意思不同業是德之事也德則欲日進
業要終始不易居是存而不失之意可與幾是
見得前面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這
箇義只是這箇道理常常存在這裏可是心肯

意肯之義譬如昨日是無奈何勉強去爲善今
日是心肯意肯要去爲善
如今理會道理且要識得箇頭若不識得箇頭只
恁地散散逐段說不濟事若識得頭上有源頭
下有歸着看聖賢書便句句着實句句爲自家
身已　如此　以講學要知這源頭是甚麼
只在身已上看　道理盡是自家固有底仁
義禮智皆廣　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這
箇是源頭見　箇了　學方可看聖賢
說話恰如人　當行　賢言語作引路
一般不然徒然記　外面閑話聖賢
汲汲教人只在這些子　過那邊去便都無
些子着身已都是要將　言爲別人全不為日

家身已纔就這邊未便是自工夫這正是
爲人處
且如見說毋不敬便定定着毋不敬始得見說思
無邪便定定着思無邪始得書上說毋不敬自
家口讀毋不敬身心自恁地怠慢放事詩上說
思無邪自家口讀思無邪心裏却胡思亂想這
便不是讀書又如說足容重須着重是天理合
下付與自家須當重自家若不重便自壞了天
理手容恭須着恭是天理付與自家便當恭自
家若不恭便自壞了天理且容端須着端是天
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端自家若不端便自壞
了天理口容止須着止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
便當止自家若不止便自壞了天理聲容靜須

着靜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靜若不靜便
自壞了天理以至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
莊皆然把聖賢說話將來學便是要補塡得元
初底教好又如說非禮勿視自是天理付與自
家雙眼不曾教自家視非禮便不是
天理非禮勿聽自是天理付與自家雙耳不曾
教聽非禮才聽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言自
是天理付與自家一箇口不曾教自家言非禮
才言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動自是天理付
與自家一箇身心不曾教自家動非禮才動非
禮便不是天理
須就源頭看教大底道理透闊開基廣開址如要
造百間屋須要有百間屋基緣這須理本同甲

有許多乙也有許多丙也有許多秀才未說道要他理會甚麽高深道理也須知得古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是如何古今盛衰存亡治亂事體是如何從古來人物議論是如何這許多眼前底全不識如何做士人今世之所習雖做得官貴窮公相也只是箇沒見識底人若依古聖賢所教做去雖極貧賤身自躬耕而胷次亦浩然視彼汙濁卑下之徒曾犬彘之不若

如今人也須立箇志趣始得還當自家要做箇甚麽人是要做聖賢是只要苟簡做箇人天教自家做人還只教恁地便是了閑時也須思量着聖賢還是元與自家一般還是有兩般天地交付許多道理與人不獨厚於聖賢而薄於自家自家是有這四端是無這四端只管在塵俗裏面衮還曾見四端頭面還不曾見

林子淵問知止而有定至慮而後能得文公曰知與行工夫須着並到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廢又須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學先說致知中庸說智先於仁勇而孔子先說智及之然後學問謹思明辯力行不可闕一

蔡季通說盡心謂聖人此心才見得盡則所行無不盡故程子云聖人無事於力行文公曰固是聖人有這般所在然所以為聖人也只說好問默而識之好古敏而求之那曾說知了便了

楊通老問浩然之氣文公不答久之曰公若留此數日只消把孟子白去熟讀他逐句自解一句自家只排句讀將去自見得分明却好來商量若驀地問後待與說去也徒然康節先生人謂其學於李挺之每有扣請必曰願先生只開其端勿盡其意他大意只要待自思量得之大凡事理若是自去尋討得出來直是別

文公語黃敬之曰這道理也只是如此看須是自家自奮迅做去始得看公大病痛只在箇懦弱須是便改向勇猛果決合做便做不要安排不要等待不要靠別人之曾靠書籍言語只是自家自黙檢公曾看易易裏說陽剛陰柔陰柔是極不好

學者爲己底直是苦切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苦學者因甚恁地苦他只爲見這箇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喫飯是緣自家肚飢定是要得喫又如做家主要錢使他在外而百方做計一錢也要將歸家這是爲甚如此這只是爲自家自身上事如此爲學如何會無所得

許多道理孔子恁地說一番孟子恁地說一番都恁地懸空掛在那裏自家須自去體認得

學者言在家冗冗但不敢忘書冊亦覺未免間斷文公曰只是無志若說家事又如何汨沒得自家如今稍高底人也須會擺脫得過山間坐一年半載是做多少工夫只恁地也立得箇根脚

若時徃應事也無害較之一向在事務裏衮是爭那裏去公今三五年不相見又只恁地悠悠人生有幾箇三五年

元亨利貞仁義禮智金木水火春夏秋冬將這四箇只管涵泳玩味儘好

問張子謂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是如何文公曰學者只要勉勉循循而不能已才能如此便後面雖不用大段着力也自做去如推一箇輪車相似才推得轉了他便滔滔自去所謂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者正謂悅後不待着力而自不能已也

文公論人之爲學如今之兩下相似兩既下後到處濕潤其氣易得蒸鬱才略晴被日頭略照又

蒸得雨來前日亢旱時只緣久無雨下四面乾枯縱有些小雨都滋潤不得故更不能蒸鬱得成人之於義理若見得後又有涵養底工夫日日在這裏面便意思自好理義也容易得見正如雨蒸鬱得成後底意思若是都不去用力者日間只恁悠悠都不曾有涵養工夫設或理會得些小道理也滋潤他不得少間私慾起來又間斷了正如亢旱不能得雨相似也

爲學須是已分上做工夫有本領方不作言語說若無存養儘說得明自成兩片亦不濟事況未必說得明乎要須發憤忘食痛切去身分上做工夫莫荏苒歲月可惜也

大凡爲學有兩樣一者是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

自上面做下來自下做上者便是就事事旋旋尋箇道理湊合將去得到上面極處亦是一理自上面做下者便是先見得箇大體却自此而觀事物見其莫不有箇當然之理此所謂自大本而推之達道也若做工夫者也須從大本上面理會將去便好昔明道在扶溝謂門人曰爾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盍若行之謝顯道請問焉却云且靜坐業味道因云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在學者分上說便是要安靜涵養這些子善端耳文公曰若着實做工夫要知這說話也不用說若會做工夫便一字也來這裏使不着此說某不欲說與人却恐學者聽去便做空寂認了且如程門中如游定夫後來說底話大段落空無理會處未必不是在扶溝時只恁地聽了

子善因言平日學問次第文公曰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他既在這裏又要向那裏討他要知只是爭箇醒與睡着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便自然無差錯處若被私欲引去便一似睡着相似只要與他喚醒來才醒便無事矣

子善因云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使得否不知倚靠得否文公曰某也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然後來看這人也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他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爲却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略有所見覺得果是淨潔快活然稍久則却漸漸淡去了何

嘗倚桌得來子善云舊時也有這般狂底時節以爲聖人便即日可到到復來果如先生所云漸漸淡去到今日只得遂旋挨去然早上聞先生賜教云諸生工夫不甚超詣其退而思之不知如何便得超詣文公曰只從大本上理會亦只逐旋挨去自會超詣

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得者即是裏面本來有底只要自大本推之達道耳

本須上下工夫外面都是閑須知道大本若立外面應事接物底道理都是大本上發出

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尚要走作道理尚見得未定猶沒奈他何到看得定時方入規矩又只在印板上面說相似都不活不活則受用不得須是玩味反覆到得熟後方始會活動方有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了

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吾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朝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

問書當如何看文公曰且看易曉處其他不可曉者不要強說縱說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近世解書者甚衆往往皆是穿鑿如呂伯恭亦未免此也

橫渠行狀述其言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他意謂須先說得分明然後方行得分明今人見得不明故說得自儱侗如何

到行處分明

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林中恭問下學之要受用處文公曰潑倚卓在屋下坐便是受用若貪慕外面高山曲水便不是受用底因舉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下士晩聞道聊以拙自修前人只恁地說了

向有人見尹和靖云諸公理會得箇學字否只是學做箇人人也難做如堯舜方得是做得箇人

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潛沉思讀書初勤敏着力子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且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出

只守着一些〻地做得甚事須用開闊看去天下萬事都無阻礙方可

功夫要趲期限要寬

爲學纖毫絲忽不可不察若小者分明大者越分明

或謂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中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若如此則又有移得者如何文公曰上智下愚不移如狂作聖則有之既是聖人決不到作狂此只是甚言不可不學

學

問聖人十年功夫文公曰不須理會這箇且會志于學能志學許多科級須當還我

問下學上達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文公曰不要

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

虛心順理當守此四字

致知誠意是學者兩箇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惡與善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致知誠意以上功夫較省逐旋開去至於治國平天下地步愈闊却須要照管得到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學者曰區區於文字間只見得異實下工夫則貫通之理始見文公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耳

學者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

泛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

務支求者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為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耳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

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

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只在事中若真能盡得下學之事則上達之理便在此

問博學與近思莫相妨否文公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着力處博学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格物正心誠意脩身齊家便是次序亦着學豈可道理會得一件其他不必理會然亦須理會一件了又理會一件

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爲學之要學只要窮得這道理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天理自在天地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流行周偏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長在天地間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箇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只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與夫都俞吁咈之言無非是此理

爲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方可講究若居處必恭執事必敬與人必忠要如顔子直須就視聽言動上警戒到復禮處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無時而不主敬如今亦不須較量顔子仲弓如何會如此只將他那事就自家切己處便做他底工夫然後有益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行得守得

文公謂杜叔高曰學貴適用

康節從李挺之學數而曰但舉其端勿盡其言容甚思之他是恐人說盡了這便是有志底人

爲學只在明明其德一句悚然一念自覺非便是明之之端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小人去之去此而已

文公曰一年離經辨志○古注離經斷句 離經是讀得成句辨志是知得這箇是爲己那箇是爲人這箇是義那箇是利三年敬業樂羣敬業是知得合當如此做樂羣便是知得滋味好與朋友切磋五年博習親師博習是無所不習親師是與他師相近了七年論學取友論得是論得有頭緒了取友是知賢者而取之此之謂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句子云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而今學者但是不能推類到得知類通達是無所不曉故能強立不反這幾句都是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

問格物是爲學始入道處當如何着力文公曰遇事接物之間須一一去理會始得不成是精底去理會粗底又放過了大底去理會小底又不問了如此終是有欠缺但隨事隨物皆一一去窮理自然分明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皐閒彼進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則要牢劄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久

須有勝與㒵氣象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立志要如飢渴之於飲食才悠悠便是志不立
學者要親細務莫令心麄
昔汪尚書見焦先生問爲學如何焦先生只說一
句曰先立乎其大者
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内無一物之不在焉
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
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而篤厚
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
而崇禮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
德性爲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
使之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

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欠缺處矣○玉山講義
文公因論爲學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

晦菴先生語録類要巻第十四

文化乙丑

本主
[illegible]
蔵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